

大学的改造

费孝通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大学的改造

费孝通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改造 / 费孝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851 - 3

I. ①大… II. ①费…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史—中
国—近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543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据上海出版公司 1950 年 11 月版录排

大学的改造

费孝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851 - 3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22.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1950年3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当年即再版两次。

—本书主要是费孝通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期间，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如何适应新形势等问题，所作深入思考的结晶，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史料，对当今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时代变化，费先生当年所用语言文字习惯和标点符号与现在略有不同，为尊重历史，本次改排一般情况下不按现行规范要求修改，仅订正原版中的若干误植。

—为方便读者更全面了解费先生对教育的观点，本次改排时另外收录了费先生四篇相关的文字，作为本书附录。

目 录

当前大学种种问题	1
在大学内设立专业科计划拟议	25
论考大学	34
论假期	38
大学精简节约的标准	43
大学的改造	
——迎接一九五〇年	51
社会学系怎样改造	58
医疗互助的意义和经验总结	74
节约定期折实储蓄的意义	91
我们的大课	102
加强大学的民主基础	
——记清华大学的代表会议	118
附录一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工作总结初稿	129
附录二 校务委员会今后工作方针	150
后记	160

附录

思想战线的一角

——清华大学思想总结记	162
理论与实际一致和课程改革	178
教育者本身的教育	
——记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190
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202

当前大学种种问题

一

当前各大学需要改造是一件极明白的事实。基本的原因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已迈进一个新的建设阶段；在这阶段中，大学担负起来了新的任务，为了完成这新任务，原有大学制度和教学内容暴露了它的弱点，必须加以改造了。因之，要谈到大学改造必须先认清大学所担负的新任务。这新任务是什么呢？为什么旧有学制和教学内容不能担负这新任务呢？

大学的新任务是在培养，或是说生产，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中足够的干部。在这方面我们很可以借重苏联

的建设经验。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曾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尚嫌不够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程度和管理上的技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新经济政策完全保证我们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底文化人材。”（《列宁主义问题》第367—368页）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当前中国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赖于一切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而大学在这任务中却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大学教育工作者在接受这个新任务时，在思想上需要改造。他们必须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我们不必讳言在传统的观念中，知识分子有着个人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不向人民负责的错误成分。这种观念固然有它客观形势的造因，但是如果不加以改造，很显然的不能担任当前的新任务了。

再看解放以来的各大学的具体情况。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若干部门中表现出被动和惶惑的情绪。譬如在实科方面（包括技术性较强的工农业务科目）多少有一种看法，认为“技术和政治无关，我讲我的，教出来的学生为谁服务，不是我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现有实际情况需要那一种技术？或是说，那一种技术最能有效的在现阶段去为人民服务？——这些问题是存

在的，而且应当是实科教育发展的前提。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顾目前需要而不取较远的预计，其实不论看得近或是看得远，决不能不考虑到“学生学会这些技术将怎样应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想提出的是大学里的实科同样存在着改造的需要，既然要改造也就发生了立场和思想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若干部门中有着惶惑的情绪，表现得最尖锐的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原是社会经验的总结，它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而且也常是维持那种社会形态的力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它的社会科学中也必然带有封建和买办的性质。同时也因为中国人民对这些反动势力的斗争，革命的理论 and 观念也必然存在于原有社会科学的范围里。现在新民主主义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立国原理，在社会科学中也不能保持原来的渗杂情形，而应当洗炼出合于当前革命形势的部分加以发展。这件工作并不是简单和迅速的。在这里有着一个较长的改造时期。在改造时期中，还需要不断的思想斗争，去建立适合于当前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正确立场。因之，在这段时期中，教学双方自不免常常发生惶惑的情绪。所以怎样克服这种情绪去提高创造新社会科学的积极性也成了当前大学工作者立场和思想改造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了。

大学工作者立场和思想的改造将具体表现在每一个课程的内容上。换一句话说，课程的改造必然将以立场和思想为出发点。这也是大学改造的基础，因为大学的工作是在学习，而学习是在每一个课程中进行的。如果每一个个别课程没有改造，其他一切学制上和行政上的改造都将成为表面工作，决不能完成大学的新任务。

二

从每个学生学习过程上看，他在同一学期学习若干课程，更经过了若干学期完成他大学的学业，当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应当完成了他进入社会担任一项具体服务工作的准备。为了要使这项准备工作做得好，大学应当根据各个学生的志愿，规定他在校期间的全部学程。学程包括许多有一定次序进行学习的课程。

以往大学的制度根据学术的分门别类，设立学院和学系。一个学生在投考时就得选定院系。每系规定若干必修课程和若干选修课程。每一课程又根据授课、试验、实习、自修等所需时间规定学分数目。全部学程有一定学分数额，修满若干学分才能毕业。学生就在这种轨道上进行学习。

这里值得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很多：首先是这种

根据院系来规定学生学程的制度是否能有效的生产在具体社会服务工作上能胜任愉快的人材？这问题的提出显然牵涉到“分院分系的原则”。以往大学多少是以从事“纯粹学术”为任务的，因之着眼于学术本身的绵续。师生相承，颇有衣钵传袭的风味，也可以说是经院作风的遗留。这里更加上宗派门户的传统，院系之间壁垒重重，形成了学术界的小圈子。在这种制度中所造成的大学生最理想的工作是留校教书，继承这个衣钵；一出象牙之塔，就会发生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现象。

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工作上所需的知识并不依学术本身的分门别类来作界限的，尤其在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很少专门性的职务，所以依院系基础来规定的学程很成问题。如果今后大学的任务是在生产能供给建设需要的人材，怎样来重行规定学程的原则必须彻底加以修正了。

这种制度的缺点以往也曾经引起过各种补救的企图，第一是在大学之外另立专科，把生产实用专门人材的任务交给专科学校，而同时又把专科学校的地位列在大学之下，以致在师资设备各方面都受到限制。至于大学本身应当造就什么人材的基本问题却不去追问了。第二是在工农等实科方面增加各种混合学系，或各系分成若干小组。譬如为了化学系和机械系都不训练化工人

材，而另立化工系；农艺系和经济系都不训练农业经济人材，而另立农业经济系，以至一个大学之内各系可以各聘同类性质的教授。因院系分隔而引起的问题反而助长了院系分隔的壁垒。第三是在必修和选修课程的比重上加以调剂。为了补救院系的分隔，增加选修课程可能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譬如一个学工程的学生可以多选几门经济学课程，使他将来可以在工厂管理方面多一些准备。但是以一般的实际情形说，各系却并不鼓励学生多选别系课程，更不去指导学生如何选修别系课程。结果造成了学生用选修课程来减轻工作，对选修课敷衍混学分的风气。这风气之下，认真的学系自然更不愿加重选修课的分量，认真的教员也不会欢迎别系选修的学生。这样循环相长，根本取消了以选修课来补救院系分隔缺点的精神。

这许多补救办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其实关键是在规定学程的原则不合于大学的任务，因之，我们应当把这基本问题提出来重行考虑。

三

有关学程的第二个问题是修业的期限。大学修业期限一向是有一定的，而且各学院大体上是一致的。一般

说来是一百三四十个学分，分四年修毕，每学期规定了必须修足的学分数额。这种从形式上求得的一致性和实际需要并不相合，除非大学的目的并不在训练具体实用的人材。譬如只以传递基本文化程度为目的的小学教育就不妨在年限上加以规定。如果要养成能做一定工作的人材，那就得看所做的工作本身需要多少准备了。大学的任务既在造成学而能用的人材，修业期限的一致性必然不能维持。在过去最显著的例子是医学院，医师的训练常常要超过四年。再譬如律师和法官的训练也常不能在四年里完成。但是在过去，大学修业期却并没有低于四年的，因为一般认为低于四年就不合大学资格，所以用了专科来称这种因实际需要而规定了较短修业期的学校。大学和专科的主要分别有时竟单在修业期的差别上。

把大学修业期作一致性的规定对学力不同的学生，对内容不同的学科都是勉强的。如果我们放弃形式主义来看这问题，我们觉得大学修业期的规定在原则上应当考虑下列诸点：一，当时一般中学毕业生的程度；二，个别学生学习的能力；三，大学应当维持文化教育的程度；四，大学各部门所训练业务教育的内容；五，社会需要人材的缓急。我们不妨依以上诸点略作说明。

大学是中学的延长，也是普通学校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工厂来作譬喻，它是在半制成品上加工，依着

定货单交出买客所规定的成品。如果半制成品合于标准，品质上没有缺点，加工的手续也容易预先规定；如果半制成品并不合标准，而且程度不齐，加工手续也必然费劲，不能不多做许多修补工作。当前大学不免就有这种困难。现在进入大学的学生正是抗战时间所长成的一代。在社会经验、政治觉悟上有他们的长处，但是基本文化课程上却吃亏很大。文字、算术和理化各方面比了抗战以前的水准都降低了，外国语的程度降落得更显著。这是说大学着手加工的原料品质降落了一寸，而大学的修业期限却依旧受着四年的限制。这里不免发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迁就现实把大学毕业的程度也跟着降低，就是不再坚持成品的品质；一是抽出时间来补足中学课程然后再在余下时间里把大学四年课程在二三年中完成。第一种结果的弊病是很显然的，货色不好，出品不良；第二种结果的弊病是损害学生的康健，增加淘汰率。一般说来，文法学院多少已发生了第一种结果的弊病，工农学院多少已发生了第二种结果的弊病。

再逼近事实一看，中学程度一般固然是降低了，但是这只是从平均而言，个别情形却极不平衡。过去十多年各地社会情形相差极大。东北、沿海沦陷区、西南内地、新旧解放区，各地中等教育的内容都不同，于是造下了现在大学学生学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这种不平衡

的基础上强加施行一致的学程当然不会圆满的。举一个例子：有许多中英文程度已经具有阅读写作能力的学生还得必修大一国文和英文；另一方面文字上还缺乏表达能力的学生却拖着学习文艺欣赏。像大一国文和英文一类基本的文化课程，在极不平衡的学生程度上进行教学必然会困难丛生。因之解放之后课程改革的讨论中大一国文英文是否要必修的问题曾引起过很复杂的争辩。这里的基本症结是在：太注重教学进度及程度形式的一致性。学生程度的不平衡如果是事实，就没有理由不予以承认，而应当在否定形式的一致性上去谋问题的解决。

在学生程度一般降低，修业期又受形式的限制的矛盾下，富有业务训练的工学院所感到困难最为严重。现代工业技术的发达规定了一个工程人材必需的业务知识。这些知识不但要有充分和健全的理化和算术的基础训练，而且在大学里各项课程的衔接性也比较密切。因之在现有情况中，工学院的学生课业确实已过分繁重。修业期既然不能延长，于是有一种倾向就是想减轻和业务关系较疏的文化课程以资调剂。在这里又引起另一个大学教育的基本问题：就是大学是否应维持一个较中学为高的一般文化水准？换一句话说，大学所造就的干部将来在社会上工作时是否需要较广和较深的文化水准？如果大学专门在业务上加工是否会影响将来在社会负领

导责任的高级干部的品质？以最简单的例子说，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干部所需文字上的表达能力是否在中学里已经养成，在大学里无需再加学习了？这一类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这一类问题并不应当抽象讨论，最好是很具体的把当前所需大学生生产的人材本身加以分析。如果中国工业已经发达，社会分工已很精细，每一个职业都只需要一两项专门技术，而大学的任务只在生产这种人材，我们尽可把学程内容定得很专门。再如果中国社会上文化事业很发达，一个公民在校外有着充分机会依他个人的志愿去提高他文化的水准，大学里学程的专门化也不会对学生知识的发展有重大的妨碍。但是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存在，一个在社会上负责较大的干部必须随时应付各种各式四面八方的具体问题，他不能不具有足够的和多方面的知识，大学里不给他充分的准备是否会影响他服务的能力呢？

因之，以形式上的一致性来规定修业期的长短实在不如依训练对象的需要内容加以决定来得合理了。譬如医学院要生产医师就不妨拉长修业时期。但是这里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大学生要训练到什么程度才算“学成毕业”呢？就以医学院作例，怎样才算是一个可以出校服务的医师？以往中国的大学并不根据实际社会

情况来决定这个标准的，大部分是采取了外国的标准。“学无止境”原是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反对中国能多些专门的医师，学校方面力求出品精良也不能认为是不对的。但是资本有限，如果只注重了品质而忽略了数量，就不能适合社会的需要。过去大学教育所自定的标准很犯了主观主义的弊病。

大学修业期限的硬性规定如果能打破，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规定各种不同标准的学程了。有些业务不必一定要拖长到四年才毕业的就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予以结束，有些不是四年可以修完的也不必勉强挤成四年。一个大学里更不妨有各种长短不同的学程。这样就容易适合社会需要人材的缓急。如果要维持特别精良的标准也可以在较长学程中去加工制造。以往那种专科、大学、研究院一类形式上的等级界限都可以不必定得这样整齐划一。至于个人在多少年里修毕一种学程更无需严格的规定，使现有不平衡的学生程度不致影响全班学习的进行。

四

课程和学程的改造还不免是形式上的，因为大学工作最基本的是在学习过程。教师和学生日常任务是在使学生能发展他的知识。以往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把知